

价值咨询对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困境的纾解

张桐, 罗方禄

(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价值咨询是一种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进行价值观培育的创新性教育方法, 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原则、交互主体间关系的构建、问题导向式的教育内容以及和谐对话情境的营造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价值咨询有利于纾解我国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中目标针对性缺失、主体间性不足、缺乏问题导向、方法中有效对话缺席的困境。因此, 要通过价值观培育目标的个性化转向, 主体的主体间性转向, 内容的现实问题导向以及教育方式的对话生成来实现价值咨询对传统价值观培育困境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咨询; 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0)06-0070-07

价值咨询是指教育者“运用语言、图像、文字等媒介, 在了解价值观念产生的相关背景的基础上, 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引导价值选择、解决价值困惑的‘思政诊所式’价值观培育方法”^[1]。价值咨询以交互的主体间关系为前提, 通过平等和谐的咨询对话方式解决价值问题, 是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方法的发展与创新。我国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方式发展至今,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例如高校价值观培育以一对多的灌输式、训诫式模式为主, 而解决具体价值问题和针对特殊教育对象的方法却很少。

一、价值咨询的教育意义

价值咨询作为价值观培育的新模式, 由于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重新界定了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注教育对象的现实价值问题的解决, 构建了平等和谐的对话情境, 从而有助于价值观生成和价值观认同, 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教育引导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价值咨询作为对传统价值观培育方法的创新与尝试, 其最终目的是有效帮助教育对象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 价值咨询反对价值中立。尽管价值咨询强调价值观培育过程的平等和谐, 但并不意味着其剥离了教育者的引导作用, 放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 而是强调通过咨询对话的方式优化引导效果, 实现价值观培育的目标。另一方面, 价值咨询并非提倡“唯人性化”。价值咨询虽然反对传统价值观培育的单向灌输, 强调交互主体间关系的构建, 但并非舍弃正向引导和社会发展需求。其虽然强调人文关怀和尊重个人现实需求, 但并非强调极端“个人主义”而否定集体利益。价值咨询在方向上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原则, 通过咨询的方式创新价值观培育方法, 实现有效的价值引领, 助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收稿日期] 2020-07-15; **[修回日期]** 2020-10-12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项目“组织育人视域下高校党团班协同育人机制研究”(19F01); 2019年度湖南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三全育人’视域下研究生立德树人教育改革研究”(2019JG014); 2020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网络安全空间治理模式及其创新研究”(XSP20YBZ126)

[作者简介] 张桐, 湖南邵阳人, 中南大学辅导员, 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联系邮箱: 269253944@qq.com; 罗方禄, 湖南郴州人,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南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网络安全治理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 在交互主体间关系中实现双向互动

教育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实践活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是教育过程的主体,教育是师生之间双向或多向交互活动的过程^[3]。价值咨询是对传统价值观培育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的突破,是对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中主体间性缺失的弥补。在以交互主体间性为前提的价值咨询中,一方面,咨询式的教育方式需要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只有在教育对象有参与意向、愿意表达、积极配合的前提下,价值咨询才能有效进行。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教育者只有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与教育对象平等对话、互相理解,才能达到价值咨询的效果。另一方面,价值咨询需要重塑教育者角色。价值咨询没有舍弃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是使这种主导作用更加人性化、隐蔽化。教育者要对价值咨询过程进行总体把控与方向引导,但这种把控和引导不是来自权威的控制和训诫。因此,价值咨询有利于实现大学生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与教育者角色的重塑,促进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双方的相互理解,实现价值智慧的双向生成。

(三) 在解决价值问题中实现价值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及时回应教育对象在学习生活社会实践乃至影视剧作品、社会舆论热议中所遇到的真实困惑。”^[4]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重整体轻个体、重“文本”轻“人本”的困境不利于有效解决教育对象的现实价值困惑。在教育对象的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和价值矛盾,在对其进行价值引导和教育时,如果回避这些现实问题,则易导致教育对象在面临现实价值选择时陷入极端境地,遇到价值冲突时对传统价值观培育的内容全盘否定。

价值咨询反对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中对具体问题的回避。首先,价值咨询必须直面教育对象的现实问题,把教育对象的具体价值困惑作为价值观培育开展的起点,通过把握教育对象问题产生的背景、困惑的来源、纠结的内容等来“对症下药”,通过把握教育对象困惑产生的现实原因来与其建立信任关系。其次,价值咨询需要以

问题为导向,根植现实问题,通过解剖微观问题来把握宏观方向。通过立足现实来审视未来,根据不同的问题和不同阶段进行针对性的价值引导,保持教育对象内心的宁静和价值图式的健康发展,帮助教育对象在价值困惑中寻找能实现双赢的路径。最后,价值咨询需及时回应教育对象的现实困惑。价值咨询一对一的咨询式教育方式决定了其必须及时回应教育对象的价值困惑,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教育者需摸清“为什么产生困惑”“如何解决困惑”等问题,并通过多次对话、长期关注、层层引导来“拨开迷雾”。

综上所述,价值咨询立足于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价值问题,贯穿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之中,有利于增强价值观培育的亲力和针对性,有利于实现价值认同,培养价值实践能力,是对传统高校价值观培育中遮蔽具体问题困境的超越。

(四) 在平等和谐的对话情境中实现价值生成

“真正的对话关系不是‘我一他’的一种经验和利用的关系,而是‘我一你’的精神上的相遇关系。”^[5]价值咨询是对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我说你听”的独白式教育困境的超越。首先,在理念上,价值咨询将教育对象视为平等的对话者,在价值咨询过程中,双方敞开心扉进行交流,对话双方不是主导与被主导、教导与服从、给予与接受的关系,对话目标不是要实现说服和控制,对话过程不是训斥与告诫,而是要在对话过程中通过叙事体验、辩证思考和逻辑分析来和教育对象一起分析问题,探讨价值。其次,在教育目标上,它不是将某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教育对象,不是对教育对象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控制,也不是实现教育对象对某种价值观简单的了解、虚假的接受和无奈的妥协,而是要在自由的环境中通过平等对话、包容理解、价值共享来达到双方的价值共识,实现价值认同,从而帮助教育对象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提升价值实践能力。最后,在方法上,价值咨询以互相尊重、相互信任为前提,通过平等对话与教育对象一起剖析价值问题,帮助教育对象探寻困惑产生的根源,引导教育对象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调整。对

话的过程是思想碰撞的过程,它不是将教育对象的价值问题当作错误去进行压制和消除,而是注重培养教育对象的价值分析、判断、选择的能力,帮助其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处理价值问题。

综上所述,价值咨询是对我国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方式中单向灌输的局限性的弥补,这种平等对话的咨询式价值观培育方式有利于教育者准确把握教育对象的价值图式,消除其思想和心理障碍,引起价值共鸣,实现价值生成。

二、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的现实困境

我国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平面化、主体的单向性、内容的理论化、方式的训诫化的不足使其面临着针对性缺失、主体间性缺乏、现实问题被遮蔽、有效对话缺席的困境,不利于提升价值观培育的有效性。

(一) 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平面化导致针对性缺失

高校价值观培育目标的平面化是指在大学生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过于强调塑造和培养符合规定的价值观念,而忽视人文关怀及价值选择、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导致价值观培育成为干扁的、平面化的教育活动。具体表现为:

一是教育目标的单一化。价值观培育的目标被简单地统一为使教育对象树立既定的价值观念,而忽视教育对象价值认知、判断、选择能力的差异性。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教育对象既有价值图式的多样性要求价值观培育的目标应当是导向的一元性与具体目标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具体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要正视大学生价值追求的多样化,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针对不同的个体,设置各有侧重的价值观培育具体目标,避免“一刀切”的错误倾向。二是教育目标重整体轻个体。当前我国高校价值观培育存在着重视大学生整体价值观念的塑造而忽略教育对象个人的价值图式和价值需要的问题。片面强调要树立符合他人、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而缺乏对教育对象自身的人文关怀,导致难以建立教育对象对价值观念的情感认同。三是教育目标重知识介绍轻个体能力培养。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过于强调对价值观相关理论的介绍及对价值观

念的正确性的推理论证,而忽视对教育对象价值选择、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价值观培育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演绎成价值观相关知识的背诵以及对既定价值规则的遵循。缺乏价值情感和价值体验的价值说教易导致教育对象的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的脱节,教育对象在具体价值实践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易陷入两难困境。

(二) 价值观培育主体的单向性导致主体间性的缺乏

主体间性是指两个或多个主体的内在相关性,即主体间的交互关系^[3]。主体间性理论认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是主导主体,教育对象是主动主体,二者在教育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配合,相互理解^[6]。高校传统的价值观培育以官方教导大众、教育者传授教育对象知识的模式为主,少有从教育对象的角度出发,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不足。一方面,体现在教育者占有式的教育理念中。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以“主体—客体”的教育模式为主,教育者往往以“官方代表”的身份自居,把教育对象当作塑造对象,把教育过程视为按照特定“模板”对教育对象机械地进行价值观念改造、加工的过程,致力于正确价值观念对教育对象既有价值体系的“取代”和“占有”,而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为教育主体控制化的教育关系。教育者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往往试图通过统一的价值预设,以权威的话语对教育对象宣传哪些价值观是对的、哪些价值观是错的,强调应该做出什么价值选择、不应该做出什么价值选择来实现对教育对象价值认知、价值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导致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关系异化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导致教育对象对正确价值观念的虚假认同。

(三) 价值观培育内容的理论化导致对现实问题的遮蔽

当前,高校价值观培育的内容和相关理论不断发展,但却存在着遮蔽教育对象现实生活中具体价值困惑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将大学生价值观培育视为一个主观思想问题,着重强调价值观培育内容的正面性、规范性、社会性,强调要通过提高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来增强教育的说服力,缺

乏问题导向和对教育对象价值困惑的内在逻辑的自觉梳理,认为价值认同是通过科学的价值观念与其他价值观念的相互碰撞、相互较量从而取得优势地位来实现的,认为只要完善价值观培育内容的理论体系,做到内容科学严谨,就会得到教育对象的广泛认同。

在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培育内容的严谨性、科学性是价值观培育的前提,但问题导向的缺失将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价值冲突的挑战。价值观培育的内容绝非纯粹的理论,它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以问题为导向。在充满诱惑、利益格局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大多数普通人在做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自觉或不自觉会考虑个人、小家庭的现实需要,这是由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与理论性的价值观培育内容发生冲突,则会使教育对象产生排斥心理,甚至产生对教育内容的极端不认同或极端否定。

(四) 价值观培育方式的训诫化导致有效对话的缺席

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培育方式的训诫化体现为教育方式的单向独白性。在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教育者易将价值观培育简化为“我说你听”的过程,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片面强调理论宣传,主要借助课堂、讲座、网络、媒体等载体,通过宣传教育、理论说服等方式来进行。尽管也存在试图运用个体谈心等方法来构建教育双方的平等对话关系,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谈话双方的不平等,介于教育者的身份地位,个体谈心仍然充满训斥和告诫的意味,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对话。

另一方面,体现为教育方式的权威训诫性。高校传统的价值观培育过程采用官方的权威话语,在教育对象的价值认知与现实问题发生矛盾时,权威话语可以有效地排除背离核心价值观的杂音,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多元的价值观以形形色色的传播方式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中,价值观培育仅仅靠权威话语的灌输难以获得深刻的认同,机械的训诫式教育方式难以实现价值观念的入脑入心,单

一的劝诫、说服制约着教育对象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能力的有效培养,甚至会引起教育对象的抵触与反感。

三、价值咨询的实践转向

实现价值咨询对高校传统价值观培育困境的纾解,需要反思其在目标、主体、内容、方式上的困境,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 从平面化到个性化的目标转向

首先,目标的设置要尊重个体的差异。在具体目标的设置上,教育者要保持差异性自觉。一方面,要做到目标因人而异。大学生的价值结构并不是可以随意勾画的白纸,其既有的价值图式影响着其价值水平的提升。因此,在具体目标设置上,要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把握教育对象的认知特点、价值水平、所处环境、困惑产生的背景等,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设置具有差异性、针对性的具体目标。另一方面,具体目标的设置要因时而异。要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制定契合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培育目标;要针对教育对象身心发展的规律,制定符合其心智发展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具体目标;要根据价值问题发展的逻辑,在价值咨询的不同阶段设置不同的目标。

其次,目标的设置要具有价值差距。所谓价值差距是指目标价值水平要高于个体既有的价值水平。在目标设置过程中,要把握价值差距的“度”。一方面,价值差距不能过小,价值差距过小则难以达到价值水平提升的效果,教育目标的价值差距要能为教育对象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提供提升的空间,要能引起教育对象对价值咨询的兴趣和渴望,不能仅仅对教育对象既有价值知识进行复述,重复其已经明白的道理。另一方面,这种差距不能过大,价值差距过大则难以产生价值共鸣,价值咨询的目标要能够与教育对象既有的价值水平衔接,能够嵌入教育对象已有的价值图式中,不能是教育对象目前的价值观所无法接受和难以理解的目标。

(二) 从单向控制到主体间性的主体转向

首先,要实现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角色的重塑。一方面,教育者是价值咨询的组织、设计和方向引导的调控者,是与教育对象相互理解、平

等交流、共同探索的对话者,是帮助教育对象培养价值思维、锻炼价值实践能力、解决价值问题的解惑者。因此,教育者要加强自我修养,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和咨询能力,不断更新知识,用具有时代性的教育素材来增强自身在价值咨询过程中的感染力、引导力,发挥教育引导作用。教育者要发挥主体作用,不断改进和完善价值咨询的方法,充分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拓展价值咨询的空间,增强价值咨询的时效性、渗透性。另一方面,教育对象是价值咨询进程的推动者、价值问题的实践者、价值观的内在生成者,具有创新力和生命力。在传统价值观培育下大学生易形成习惯性被动接受的心态,互联网时代促进了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唯有充分认识和发挥教育对象在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挖掘其潜力,促进其价值观念的内在生成,才能实现其价值体系的优化。因此,在价值咨询过程中,要将价值观生成、价值能力养成的主动权还给教育对象,引导其改变被动的惯性思维,增强其主动参与、主动展示、主动表达的意识。

其次,要促进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体间性的生成,实现教育对象主体性与教育者主导作用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构建双向互动的教育关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是价值咨询过程的共同推进者,二者通过咨询的方式而联结成价值探索的共同体,通过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价值场”。在价值咨询过程中,双方的互动越和谐,这种“价值场”的能量便越大,教育效果越明显。另一方面,要去个人中心化。个人中心化是主体间实现平等双向互动的障碍。在价值咨询中,既要避免将教育者及其偏好、立场观点置于权威地位,避免单项传输的“独角戏”式教育状态,也要避免极端的教育对象个人中心化。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教育者不能放弃对咨询过程的宏观把控,任由教育对象自由发挥,而是要在引导的前提下实现对话与融合,避免教育对象的自我意识膨胀、自我中心化。

(三) 从理论文本到现实问题的内容转向

首先,内容的主题和素材应来自现实问题。没有价值问题则不存在价值咨询。大学生身边的

社会现象、现实问题是设计价值咨询内容的丰富资源库。因此,在价值咨询内容的设计中,教育者要关注当代大学生生活中所遇到的价值困惑问题,增强教育内容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要耐心倾听和梳理价值咨询过程中大学生所倾诉的内容,并对其叙事材料进行分析、概括和总结,去除其中的非理性情绪和无关内容,找到冗长叙事中所反映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作为素材,有的放矢地设计贴合教育对象实际困惑的内容。

其次,内容的设计要贴合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7],价值问题的产生往往伴随着个体在物质、精神、交往、发展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价值咨询的内容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与教育对象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相契合,才能避免教育对象从一开始便对教育内容产生排斥。因此,价值咨询的内容要避免教条化、抽象化、机械化,不能简单地将理论性的文本知识作为价值咨询的内容,要通过了解和把握教育对象的现实需要,判断其真正的需要,以此为参考,设计对其长远发展有帮助的教育内容。例如中南大学结合学生的文化需求和学业、职业生涯规划需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毅”精神中的爱国、敬业以及“约礼”思想中的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元素,构建起“弘毅约礼”新时代大学生价值观践行体系,将其融入网络价值观培育、日常谈心谈话以及各项咨询教育工作中。这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有效地建立了其与学生日常生活需要的联系,提高了学生的接受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脑入心。

最后,教育内容要引导教育对象通过解决现实问题,实现价值升华。在内容的设计上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引领地位,反对价值虚无主义。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而不是机械地将其内涵和相关理论知识填充到教育内容之中,而是将其价值精神贯穿教育具体内容的始终,坚定其核心价值立场,有目的、有层次地引导教育对象超越原有的认知水平,避免在内容的设计上无目的地投其所好而缺乏价值底线、陷入价值混乱。

(四) 从训诫到对话生成的方法转向

“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了‘融入转化’的新阶段。”^[8]因此,在价值咨询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对话生成实现价值观念的入脑入心。

首先,要从教育对象感兴趣的问题导入。大学生作为具有自主思辨能力的个体,由于受到既有认知图式的影响,其接受和交流的事物各有侧重。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教育对象往往是基于现实需求而参与其中的。因此,价值咨询要建立和谐的对话机制就要了解教育对象所关注的、需要的、感兴趣的事物,从其想知道的话题谈起,再与价值咨询的目标相联系,顺其自然地将其引导到正确的价值方向上去。

其次,要运用教育对象容易理解的生活话语。价值咨询的巧妙之处在于不让教育对象觉得他正在接受价值观教育,因此,在价值咨询过程中,教育者要使用适合教育对象的生活话语,便于教育对象理解的表达方式,用对方的话来沟通,避免教育对象感受到外在强加的压力,从而建立相互信任的对话关系,实现“将抽象的价值观转化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具体形象”^[9]。

再次,要巧妙运用教育对象自身的矛盾运动。大学生的价值认知结构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价值认知是不断发展的。教育对象在遇到价值困惑时往往是其价值认知产生了矛盾,因此,在价值咨询中,一方面,教育者要敏锐地发现和抓住教育对象价值认知的矛盾,通过“价值助产术”层层深入、逐步引导教育对象发现矛盾、改变错误的价值认知,走向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强化教育对象既有的合理观点。教育对象既有的价值结构中存在着正向和非正向的价值认知,它们在价值结构中占有不同的比重,并相互作用、不断转化。教育者要善于挖掘教育对象价值图式中积极的观念和认知,并通过咨询引导进行强化和扩充,循序渐进地提高其在教育对象价值结构中的比重。

最后,要将价值引导自然融入教育对象的心智发展过程之中。价值观的引导要科学系统地依据学生各阶段的认知特点进行整体设计、分层递进^[10]。价值问题的解决、价值观的树立、价值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价值咨询不能急于求成

而扰乱整个过程。因此,价值咨询要了解教育对象的心智发展状况,通过平等对话、提出问题,引导教育对象进行自我反思,通过外在的咨询对话与教育对象的自我反思对话来相互促进,将价值引导融入其心智发展的过程之中,实现价值观培育的目标。

四、结语

随着高校心理咨询、谈心谈话的发展,咨询日益成为解决大学生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我国高校价值观培育在目标、主体、内容、方法上存在的不足,影响了价值观培育的效果。通过探讨价值咨询的教育意义以及传统价值观培育的困境,我们发现,价值咨询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的前提下,通过从平面化到个性化的目标转向有利于纾解传统价值观培育目标针对性缺失的困境,通过从单向控制到主体间性的主体转向有利于纾解传统价值观培育主体间性不足的困境,通过从理论文本到现实问题的内容转向有利于纾解传统价值观培育内容缺乏问题导向的困境,通过从训诫灌输到对话生成的方法转向有利于纾解传统价值观培育方法中有效对话缺席的困境。然而,价值咨询作为一种创新性的价值观培育方式,目前主要依附于心理咨询、谈心谈话等咨询而存在,尚缺乏自觉的、系统性的实践与足够的案例支撑,这也将是笔者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罗方禄, 张桐. 价值咨询在释疑解惑中的教育功能[J]. 现代教育科学, 2019(11): 65-70.
LUO Fanglu, ZHANG Tong.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value consul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xplaining doubts and resolving confusions[J]. Modern Education Science, 2019(11): 65-70.
- [2] 白宛松. 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2018-09-10) [2020-08-01]. http://www.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BAI Wansong. Xi Jinping attende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and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EB/OL].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8-09-10) [2020-08-01]. <http://www.gov.cn/xinwen/>

- 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 [3] 陈雪, 何小春, 周汉杰. 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主题探究教学范式的尝试[J]. 教育教学论坛, 2016(43): 47-49.
CHEN Xue, HE Xiaochun, ZHOU Hanji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subj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 Subject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paradigm[J].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16(43): 47-49.
- [4]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 习近平首次点评“95后”大学生[N]. 人民日报, 2017-01-03(02).
WeChat public account “study group”. Xi Jinping commented on “post-95”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first time[N]. People’s Daily, 2017-01-03(02).
- [5] 于卫雁. 马丁·布伯“对话哲学”思想对学校德育的启示[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8(1): 78-79.
YU Weiyan. The enlightenment of Martin Buber’s “Philosophy of Dialogue” on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s[J]. Teaching Reference of Middle School Politics, 2018(1): 78-79.
- [6] 石书臣, 周跃新. 主体间性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发展的启示[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7(1): 7-10.
SHI Shuchen, ZHOU Yuexin. The enlightenment of intersubjectivity theor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J]. The Party 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2017(1): 7-10.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14-515.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0: 514-515.
- [8] 孟茹玉. 论价值认同的生成机制与教育理路[J]. 思想教育研究, 2019(5): 59-63.
MENG Ruyi.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value identity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es[J]. Ideological & Theoretical Education, 2019(5): 59-63.
- [9] 闫卉. 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象化[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0(3): 48-50.
YAN Hui. On promoting the visual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J]. The Party Building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2020(3): 48-50.
- [10] 翁铁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任务和关键抓手[J]. 思想教育研究, 2018(8): 44-48.
WENG Tiehui. The key tasks and key means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J]. Ideological & Theoretical Education, 2018(8): 44-48.

The solution of value consultation to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value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ANG Tong, LUO Fanglu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Value consultation is an innovative educational method that cultivates values through equal dialogue. Its leading princip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bjects, problem-oriented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dialogue situation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have important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Value consultation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lack of goal pertinence, insufficient inter-subjectivity, lack of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absence of effective dialogue in method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value consultation to the dilemma of traditional value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personalized turn of the value cultivation goal, the inter-subjectivity turn of the education subject, the realistic problem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dialogue generation of educational methods.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s; value consultation; value cultivation

[编辑: 胡兴华]